

北磻文集卷第七

跋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圖

陸永仲題江貫道寒林一幅梵蓬居藏護惟謹貧約奉母貿易  
斗升終母之生百帑殆盡年八十八始以此軸遺圓方外自題  
曰方外佳友也非暗投矣余讀至此嘆其辨菽水紆願領白眼  
奇蹟鑿方枘圓但知愛親不知愛畫顏平原粥盡乞米後世有  
乞米帖梵蓬居以畫市米當時謂之市米畫顏貧於忠梵置於  
孝法當配顏傳諸無窮若永仲云結囊勿浪出與真漆瓦指方  
外其後事斯言

跋穎德秀書文賦後

異時觀老坡與參寥一帖云見穎上人數帙不覺驚喜雖視奮  
駢已過老彪及觀穎書柳鬼傳道婉而勁文賦尤老成穎書此  
賦母慮十數本篤於文也第未見其文余不解書喜蓄前輩逸  
蹟每得一帖則必曰奇技也豈彼能我獨不能奇玩也豈彼有

漢書文庫

我獨不有夜以繼日思竭吾力兼而有之然終不能有或曰我安用是為治人者勞心治於人者勞力人將勞吾力矣外物則德全玩物則德喪物將喪吾德矣所有不既多乎余敬受教

跋穎大師書韓愈師說

柳柳州謂韓退之抗俗作師說而自避師名有取孟子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穎德秀書師說其亟於就有道而求正亦若為老坡書文賦志於文也

跋智廣字

負唯識百法之學者曰智廣字大用廣大矣用宜稱是少長而名長而字禮也又從而為之說何莫焉帶為夔所憐無足也畫者足之反使之不成帶寢其說忘其字與名而反諸其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如是然後可與論用大

跋五公帖

或謂前輩貶米南宮字如仲由未見孔子時吾未見其貶也秦

淮海飄飄凌雲之氣見於觚牘參叟謹嚴而踈蕩稱其為人無為子辯才師字雖不工率意信手技俗千丈西菩僧舍故帑中得此五公豁然眼明

跋小米畫

毫素傳衣蕭然名家彷彿對杪沮濛水涯吾不知雲藏山耶山藏雲耶

跋六代傳衣圖

自老胡至老盧一金欄一瓦孟莫不可滋莫滋難圖遂使牙蘗千差萬殊曰法曰心自相抵牾矧乃繪事唐捐工夫加以語言毀譽太虛繫影載馳捕風載驅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讀陽坡許畺朝墓誌銘

六經之尊如天自得之妙如日以自得之妙發明六經則日麗天而纖毫無隱以六經舍融自得之妙則天行日而周沍無跡陽坡居士用力於此收日損之益及其登正菴之門如瀝滅全

潮而同平渺瀰蒼顏皓髯語高頌寡不得與民由之有子為不死也可以尉夫九原之思

跋虞仲房隸字

丹丘林詠道出虞兵部書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王宰山水圖兩篇隸法壞自公始然亦自成一家搏擲騫騰鯨鵬撮摩天矯容與煙雲卷舒數十年間豐功厚德之所載識惜公為重不專在翰墨也。不知公者獨以隸古稱豈知公哉昔歐公以墨君稱文湖州而其篆真草隸皆入神道德文采光明照人荆公誦其詠驚歐云與可拾得耳好賢莫如歐公而以墨君失之文湖州後世謹無以隸古稱公而蹈墨君稱湖州之轍也

跋雪竇老融牛軸

畫牛至戴嵩能事畢矣雪竇老融則又出於規矩準繩之外晴春自牧如超方之士得友得師心平氣定有日新之功露地而眠則飽道足學片石深雲燕晦自若不動聲氣物來斯應新生

之特不受控勒方其解衣盤礴想像乎尋牛訪跡其既成也庶幾乎人牛兩忘已而不復自惜與好事者共之不見筆墨畦畛則又何以異夫轉位回機聖凡所不能測或者以秀闕面讓龍眠之說繩之不直老子一笑

跋橫浦帖

橫浦不喜東坡晚自嶺外歸始誠服焉手書其韓愈廟碑讀孟郊詩送琴聰序無慮十數舊在閩中見於韶石諸孫希尾有木慧題字云橫浦喜書此使韶藏護惟謹今復見此叙字差小於鄉所見橫浦小字不易得尺牘之類亦且大把玩不忍置雖無玉蕤薔薇冷泉芳栢可熏可濯耳

跋沈大卿德和修淨覺塔記

某年月日大卿沈公蕙和重修淨覺岳公塔紀歲月詔後世岳師四明禮公而輒難禮反復數千萬言弗務勝務歸於是而已四明倘未死未知庶死誰手東坡謂莊子盜跖等篇真若詆孔

予實陽擠而陰為之助適與楚公子之僕相類以為弗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吾於淨覺四明亦若是說綿綿新學亶亶譏議覃及孤山曰山外宗獨未見如兩公者出忽觀沈記油然起余屬學四明者刻諸石噫安得淨覺孤山九原可作與之商評山家山外之所同異云

書橘洲跋育王僧圖後

聖賢弗作晦堂灰冷遺質而者又滔滔者皆是蓋嘗笑橘洲跋育王僧圖云佛世比丘皆龍虎變化後世皆黃茆白草抑有所激而云尔始園上人欲走江西學佛照鄉語時盡語之曰少林嘗走竺西乎必曰未也則又語之曰子過少林遠矣使後世謂吾不解禪願不律歟

跋貝多葉二

嘗觀此葉於焦山街街老而西歸死於綿之雲蓋寺以遺漢嘉鄧秀烈鄧墓木拱矣復見於升上座因作而言曰譯場不作竺

錫不至鶴峙蛇驚愕聽眩眊一葉之書與無數葉葉葉之淺字字融攝蓋觀其義而遺其言所觀既亾其亾亦然古之至文鳥跡科斗今不復古竟亦何有惟道人升好古癡絕焉徒得此於鄧秀烈華竺二文一之者人孰為此言北礪隱淪右為升維那贊像存乎甞教存乎葉籀雲載馳止于建鄴樊蒐遺文以十象馱龍伯取將半淪兢伽今之所存皆其零落殘圭斷壁此經自若經無攸全義有攸往維義與經非一非兩吾不了義又不識書乃於字外洞明心初右為舟老贊

跋大參樓攻媿論征徭帖

餘姓龍泉寺喚仙閣舊題有征徭二字客屬普滿珣公問於文昌樓公公荅之之帖云云又云終元見二字所出吁公曾中多書若十數世豪貴家蓄藏珍奇固有會稽所掌既富且夥豈寔人子日生所讎目閱手數且且知出納之地哉蓋嘗見於大人賦廝征伯徭而役羨所詔岐伯役尚方甘泉賦雖方征徭與

倭佺方猶彷彿其若夢顏師古曰方並行也征姓北僑其名仙人也伯與北聲訛耳豈公未見相如之書賦乎吾固曰公胸中多書豈婁父子日生所讎目閱手數且且知出納盈縮之地哉開禧元年季秋旦北礪某書於留山三錫堂

題或侍者牧牛圖

牧牛看牛嬾安大仰無所用吾力也佛印四牛畫蛇也梁山十牛蛇足也自得六牛足履也按圖索牛猶索馬也嬾安大仰逸響遺蹟掃土矣舉圖而捐之不見全牛而頭角全露至於人牛兩匹入厠垂手皆此牛也昧夫在御而空求何獲焉

跋嶼山葛魏二詩

嶼山非聞寺近海不數里餘姚在其左一舍強半宣和間待制葛公次仲丞相魏公南夫尉餘姚時留句壁間寺因有聞而後生益懋勉吾不識兩君子徒誦其詩得其心其功在太常事在太史文章在天下後世不以富貴稱而稱其文章不與富貴磨

滅如流俗臭腐而與此山俱傳也如此

跋嚴太常帖

潞國公及里門則步謂父兄行輩不敢不敬其年德俱邵而與鄉人齒也若此及觀太常嚴汧陰家居尺牘十餘幅親故往來詳緩周密莫不曲盡十八擢第七十而致仕僅有先人之廬而祿止一傳善人報効何嗇哉四世孫為釋子曰法傳出以示子書而歸之

跋嚴太常編傳燈

節傳燈非儒者急務能急於斯非達性命外印組不滯一曲者其孰為之或謂蚤年登科為不幸以其仕則不學矣太常丞嚴公十八登科官居餘暇取傳燈子七百則佛祖機緣言句之切於日用者蒐英獵華手抄巨編老不釋此書易嘗時說四句偈遺子孫一語不及家事所成就者可知已

跋後谿劉西清贈良傳二帖

良傳嗣講行脚皆後谿西清劉侍邨德修指南傳歷百城自初  
友從別峯來至慈氏樓開門開所見幾人所得何法若謂有得  
與吾後谿果無得耶亦復若此至於無得之得亦莫不然夫如  
是則後谿所不死者與童壽紫雲色臂同一閼紉

跋龍門元侍者血書華嚴八十一卷作八卷

龍門佛眼侍者天竺覺元上人血指細書華嚴八十一卷為八  
卷外看經人名氏一卷錢塘薛大資昂作記并跋圓悟大士馮  
大學濟州皆隨喜贊歎後一二莫非名勝衲子不知講明續宗  
嗣書蕪翳先進庸言俗畫駸駸不已雖圓融行布無所不容然  
魚目驪珠必先分辨遂別作一卷首書薛公記跋繼以圓悟馮  
公二二名勝其真蹟則存諸經後余則題諸卷末虛左以俟如  
薛馮者一以致尚友古人之心一以旌忘軀報母之孝一以遵  
勿輕未學之戒

跋九峯了應為山警策後

彭門九峯了應比丘使山陰正受比丘作歐陽率更楷法書馮  
山警策欲鏡石以示人俾入於端楷心畫中識古人懇切語如  
食與眩而起沉痾曩余客吳興見名相之學者讀此書置書而  
作曰鄙野逕庭不足取也則語之曰吾猶病其文采爛然也楊  
雄之文信屈聳牙終有俟於後世子雲若漁山之鄙野逕庭亦  
俟後世鴻山矣

跋山谷綠茹贊真蹟

山谷草聖不下顛張醉素行楷弗逮也然皆自成一家法如王  
謝子弟不冠不履雖流俗人盛服振袵不如也右綠茹贊疑其  
宜州腕力潛微時作不然何以綽約柔緩也如此

跋查菴懷淨土醮偈并馮給事歸去來詞

幾舟三昧心法也生人固有之善一為習所移則貪殘其俗險  
很其聚磨蟻旋復莫究端緒習具濟勝真獲稱習出乎兩反乎  
尔也善苟不移也瑤砒幢刹瓊沼法岸於菴著聽對林即塵蟻



塵心想純熟生死由是禔嚴所謂心存聖竟時復冥現先覺曲示方略授繫念之要於上種性雖欲清桐稔垂訣之際苦相狹目教以十念惡習立轉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依不楚言也賈生之言得之矣正不正在習而九花五濁逐風馬牛不相及

跋平江寧上人孔子廟堂碑

書學廢識書者益少韓愈稱羲之俗書吾所以堙後世者益狹虞書孔子廟堂碑唐人駸駸晉人者南北壤斷雁跡實繁此本蓋亦未易得嘗自其殘缺處而求其全沈潛往復而遺其全然後殘缺之大全了了在目雖有智巧不得而形容於語言之間也

跋青羅山翁示子帖

右數語所以開示子孫者至矣思其所示而求諸將見子充然

家有哲匠而驟於外吾恐家雞野鶩之誦復見於此熏曰吾祖死矣則謂之曰亦思其所示乎曰思之則又謂之曰爾祖未始死

跋鄭宗聖博古考義

用器求古器有真贋古人意安在然則古意終不可求歟古之盤盂几杖有銘循銘辨器觸類求之贋與真了了吾目中璧水飲者不俟傍觀知冷暖之節鄭宗聖束髮好古資盡於器搜經史探傳記旁羅曲采於圖書款識又質之於博雅前輩悠然得之於心作博古考義數十卷一名一物皆有本據沉潛反覆老而益勇盛世苦心之士絕無而僅有所謂呂榮之辨以呂氏榮昌為發宜重加計而我告

跋清真亮老所得句款可孟歲春詩

蓄奇玩袖字所深戒懼志也然富慈不留意何傷乎亮清真得小米雲對半幅樵原太守句款可文假而不歸留詩以為誨

江東部使者孟截春次韻補其虛。亦含畫而得詩與者畫何異哉。雖然殆不足與暢法師。白玉塵尾。同白語。

題皎如晦行書後山五詩

皎如晦寫陳後山送寶講主云暫息三枝論。恐枝字不當。後木支。廷也。天下神知莫如三支。謙亮識也。後木有據乎。抑筆誤耶。下云重參二老。極指趙州臨濟也。二老曹人。寶亦曹人。公在曹歸徐時也。皎作二袒非真。蓋初袒至六袒自有名。三支對二老家初。干山老人每以方語對方語。梵語對梵語。後山用是道也。

題惠崇柳塘春水

鴛鴦容與於老柳。煖煙春漲中。便覺瀟水湘波。回塘曲渚。款乃一聲悠然。到耳而忘其為畫也。

跋東坡海外三帖

一帖喜五仙雲構落成。一帖市雲母者。黃真公衛生有經。謂其求長生。恐不見後一帖。按東坡海外三帖。云東坡雲母連蓋不見。豈能着時。今有十斤之畫。即耶。

書壁書記詩卷

余未識永嘉壁。交游中多有詩贈之。乙酉春仲。壁自吳門過。余於西湖南宕客舍。是日新晴。破陰欲與孤山泉石相勞苦。携壁與數友步兩堤。掃天樂。趙紫芝梅。赫於湖陰。拂竹岩。錢補載。舊題於江湖。偉觀喚。舟絕湖。尋寒泉。趙未遂。瞑歸賦唐律。貽壁囑。其戲諸勿。輦名勝。珠玉使我覺形穢。

跋諸尊宿帖

翰墨不是論諸老。然皆可觀。若墨與訥。固擅書名。佛智老禪。又自得筆外意。韓子蒼評大慧書。如古錦囊師子。非老於研墨者。未易語此。

跋陸放翁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若賀秘監。請而有也。遂與山僧巷友。爭。決。樵。席。翰墨淋漓。人爭行之。是三帖。遂為勤上人。所藏。

跋圓悟真蹟

示惠悟宜人語在建炎初元仲夏老子問閔江淮煙塵時也一  
一語務開晦昧正人心揭正眼曾無絲毫自為安適計蓋佛  
祖在人間世別無它事惟此事耳自此歸雲居尋歸少城渡溪  
大德得人雖不若全盛時潛符密契若惠悟者未易一二數  
此舊墨使人拳拳

跋圓悟書

圓悟考人自雲居還蜀瑄無玷侍香覺華嚴掌記元微菴首衆  
二以見三朝入天龍象駸駕豪雋而與鄉人處曲折詳盡如  
此一再讀之恍然鄉黨篇中見孔子

老融散聖畫軸

自普化金華至蜺子九十輩意緒情態皆不夫傳記所載非高  
懷逸想經營盤礴不見筆墨畦畛若老融自成一家者未易模  
寫曩曾回明家父間得之好事者輒取去今僅存數練一帛議

者以其微茫淡墨不足以永久遂目之曰罔兩畫行輩中壽此  
山一時名德作詩尚奇澁時号梵語詩良金華玉市有定價浮  
俗不知也因書融卷後解嘲壽云

跋禪會圖

經史無禪字往往時君世主樂從方外人訪此字義則必據問  
為說問其字輒不識其故何也字蹟也義宜也遺蹟而空義洞  
然心初未畫之文爛爛經史中絲髮不隱使自見之聖益聖賢  
益賢執而泥仰將瘳焉善畫者狀意以顯義自唐肅宣文後唐  
少主潮朗刺史老龐翁姬兒女難疑荅問之情態意緒了了在  
目終之以靈照昆弟坐亾立蛻或謂了此義者止於坐亾立蛻  
也耶夏蟲不可語於冰夫是之謂

跋杜濠州詩藁

權風煙柄月露刊薰蕕一喧寂彈壓今古駸駕萬象寓思於嵌  
谷邃實邊雲墟霧嚴扃鑄而司其符騰踏震耀誠信變故觸物

遇事挈騷雅之矩而為之發鏘乎。然於天地間。凡音相表裏。良金華玉。豈龍斷塵滓。而人能定其質。與伯仲以文章鳴文。固不相下。詩則清深秀整。不為斬絕刻削。澄澗涵蓄。馳驟作者。聞奧人謂白眉竅良。間閔戎馬。間悲歌慷慨。一昌於吟。嶄然行。黃中落落不諧俗。腫腫雲錦。莫知其幾。一斑以管。庸盡全豹。徒識相遇之歲月。於其後。命之曰讀世興。杜子忻吟草。

跋譚浚明所藏山谷岩下放言真蹟

放言放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失規矩準繩。然字亦放。若孔子。往心時不逾矩矣。往往不識此等氣象。故有軟語之譏。公自黔涪起廢舟泊灩澦。隣檣二客。乘月吟嘯。曰。今代無詩人。魯直軟語。定不能寫此奇偉之觀。蓋聯句賦此。其一曰。千古城西灩澦。堆其次曰。上陵下浸。碧崔嵬。酒數行。悲嘶不已。而苦澁不續。公朗吟云。曉濤激噴。萬文雪。夜浪急回。千里雷。二客詰姓字。公曰。軟語魯直。客媿謝。移權右五篇。字字有法度。為公。非家藏。今為

譚浚明所珍寶。慶二季清明。北礪盥鳳泉。展玩於介。其之陰。

跋誠齋為譚氏作一經堂記

致力於工。成於工。師者庸工也。必得之於規矩之外。致力於書。成於經。師者族儒也。必得之於文字之表。工則良工。儒則名儒。譚氏世儒名門。良齋謝公。書其一經堂云。為家之甘棠。自是名談。誠齋楊公。則曰。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余舊賦張氏萬卷堂詩。略云。萬卷堂中浩如海。胸次洞然無芥蒂。瞳矐初日上。闌干坦腹便便日中。曠敢妄意。誠齋同哉。蓋其與人同者如此。

跋已菴法語

存三百餘字。孰非帝故。中千百年死語。死語活弄。十倍精明。信不與當時將死。雀就地彈者相碌碌。况今碌碌者耶。時為之語曰。妙喜長書佛眼普說。已菴法語。天下三絕。

跋後谿敬堂詩卷

後溪不學般若。任運與修多羅。令其用敬堂韻。贈照有金篋。舌

膜之語又云少陵令人回向心地初耳此確遺老書其後云後  
溪不可推過

四明至淳上座寫華嚴經施開元寺跋

根本部略則四種廣則無盡無盡中復無邊乃至不可說轉回  
又四種行布圓融各安本位各離本處不同不殊無壞無雜不  
動本際平等無礙八十一卷一嗅無遺百一十城不移寸步逐  
字寫過未嘗動筆尊者童子至淳上人是則名為三無差別

書坦禪師塔石

育主塔廟作於晉革律於我宋再傳而禪林始具體而微公來  
而大備宏略蕪善不遺秋毫尤究心老病孤弱豐功懋德與此  
山俱傳既息幻影瘞于鄮之西麓歲清明日羞蘋藻作供於戲  
塔不逾尋老屋打頭風松笙鏞雲蘿層酥泉清石潔派芳不歇  
退居違古壽藏欺世妄庸成俗各自為計一朝寢疾凡所以給  
侍奔走已若不相識目未瞑素分罔均攫擎起爭端臭腐與孤

兔俱故吾申之為不自量者戒公之名章傑句在方冊蓋出上  
方岳之門而內交於靈寶顯尤警拔可紀者半山老人詩在焉

書尼刺

比丘釋子通稱也尼別男女也七佛前無尼創於耶輸陀羅得  
度於釋迦文法華稱耶輸陀羅比丘尼傳燈載尼物持末山尼  
然妙喜書中有尼無着妙惣皆尼之奇傑者了比丘事比丘  
所甚難尼尤難也佛祖寢古厲浮圖為亂階嫵態媚辭以欽師  
所謂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為使尼均稱比丘昧者靡  
然後之名稱不正胡往而非不正祖云男女有別草木無傷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天下之大分也別男女天下之大倫也  
於戲三學寂寥律部尤甚波羅提木叉遂成具文而波逸提突  
吉羅未易議然則柰何曰請以梵壇治之冀其自化終不反也  
然後請命於波羅提木叉而從事於波逸提突吉羅不然何以  
制外道梵志尼捷子等之所譏議云

跋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初歐虞褚所以王位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絕  
出派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家為珍玩習之者  
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  
質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反復數日書以歸  
之

跋涪州圓上人母氏遺書

哀哀母蒼蒼天子失母度失知有生不歸有蒲可編咨尔涪州  
圓二者空擇焉二者一得一亦捐千古萬古廩在前不獨見母  
求母憐祖塔深鎖空山煙塔中四辯蜚濤瀾與萬象說常熾然

跋趙正字士彝帖

山谷貶宜州全臺攻蘇黃門元祐籍中子弟在官者黜數百人  
正字趙士彝報參更書中語噫前輩論小人以國子人必空國  
無君子非鈞黨不可陵遲至靖康縣官蒙塵國家再造往往姦

血尚澤遺類抑君子之殄小人其難也如此

跋秀紫芝帖

參寥諸孫尹公嘗從秀紫芝游秀掌吾大慧祖記婁與橫浦諸  
名流談往往墮其煙霧中異時張魏公駐師利閬用其雜耕渭  
上之策緩諸道餉饋有用之才也荅尹帖中語皆非參寥覺範  
所能道偶見之於啓上人喜為之書

跋常熟長錢竹岩詩集

竹岩孀翁錢惠載問余曰子於詩以前輩誰為準的余曰以自  
己為準的竹岩笑曰子何言之誕也余曰事與境觸情與物感  
發之於言惟志之所之不至學孫吳顧方略何如耳竹岩曰矧  
若子之言陶謝其猶病諸雖然陶謝亦人耳少陵號稱詩史又  
曰集大成老坡比之太史遷學崑体者目之村夫子或又謂文  
章至李義山特一厄學郊島則工於一二新巧字謂之字面已  
見矣於商周庸人小失余用力陶謝博約少陵十數年所得於

風濤塵土中古律相半。盍為我觀之。欲觀子者好。與我何如。時括蒼太守安僖。孫希明欲刊諸郡齋。於是擇其警拔者得三之二。合二百五十餘名。曰竹巖拾葉。嘉定紀元重陽後五日。北礪其書於丹丘。般若精舍。

跋錢彭安吟僧傳

天地間奇詭莫若吟。吟果何事哉。蕃藹約豐課。有責空鬼攬情。狀批剝萬象。學猶學佛。功成蛻蟬紛紛。後生競浮靡文。淺率欲謝。睽黠乘混濇。而友倏忽闖吾彭安。傳載弗望。洋向若吾不信也。因作而言曰。聲成文。文成音。逸響兮沉沉。悠悠我心。

跋汪龍溪彥章殖齋記

周知宗聖祖

吾取諸老跋周氏殖齋記一語云。殖之時義大矣哉。惜哉龍溪。高以耕也。遂以其子。聰翮擢第為殖之効。回也好學其志恐不及此。此漢儒所謂經明則取青紫如拾地芥。安得殆庶。作於九原與之論。夫學壬辰閏月二十夜漏下數十刻。北礪其書於殖。

齋諸孫季舒景魏甫家

跋孫晉陵帖

晉陵無恙時。索詩索字。應接不暇。不獨展獨笑一限。展獨笑一限。此語也。六十一翁送詩與梅都官。和家人云。好時好節送詩去。擾人是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跋蓮社圖

此圖之作。始於龍眠李伯時。余則喟然而作曰。理亂不關。懷利害不入耳。迭評遊品為佳士。不拂覆止。身隨戮辱。不為也。非不然也。遂使此一十八人。放於康山之陽。鑿池種藕。授詩譚易。為般舟之學。身土俱厭。莫西向之歸。吁。茲何時哉。

書元次山惡圓惡曲後

阿即墨皆齊邑。阿譽日以聞。王使人視之。其政厖。真阿大夫及其左右所嘗售。譽於阿而致譽於王者。一圓轉曲從。既阿以及其身。即墨政美而無譽。王使人視之。乃受賞。圓詭隨也。曲亦爾詩。

曰無縱詭隨方正者所惡如惡亞其元子作惡圓又惡曲曲與圓一耳何兩哉不有能圓轉不能曲從而能小人也惡圓曰寧方為卑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吾以望夷之事訂之然後知秦空國無方正之君子有則寧方為庶不圓為馬寧方為死不圓為賊賊臣雖暴猛豈不折堂堂弒逆之膽而自喪其魄哉茲邪凶惡其鬪乎於戲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書劉蛻文塚銘後

天下文明涸為華川萎為春妍時危則鄭衛日淫風雅日瘖蓋聲音文物為禮樂之容禮樂興衰閔時政觀風者不敢忽劉蛻文塚銘歸然於梓之堦率寺距吾廬不數舍觀者莫不慨其所為嘉其志一而氣老逶迤多態言盡而意有餘十五年得二子一百八十帙當時不加採用至今四百餘載遂為人代之羞貞元元和間詞人咳唾珠玉若蛻之英体逸調世果盡知與不也耶其自序曰然自振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何必聚而封之由此觀之則其中曩魁不平待天下後世有餘憤安知來者遂無類已者出發而明之噫三都未成人已欲覆瓿法言未振俟後世子雲不知不愠君子之事也豈未聞君子之道乎或曰魯壁汲塚龜從筮貞不華厥躬或華于人探吾破囊艱苦芳塵將用晦而大明闕何病於幽扁

書米老書高麗稱孔子佛

余為佛者有為黃老者出此索余著語於是徧閱題跋皆中朝富貴人莫不知尊其師而以佛為諱見於行事則往往相突吾欲尊吾師吾師弗俟吾尊而尊也曩尸宣之彰教造法堂上梁其略云人其人廬其廬矧愈之強為辨也尔為尔我為我於惠也初何傷焉茲於斯亦作是說

題瀟湘八景

少時誦宋音尊者瀟湘八景詩詩雖未必盡八景佳處然可想



而知其似也。忽展橫幅於飛來濃翠間，諒少陵所謂湖南清絕地，便覺精爽飛越。

題廬山圖

曾見廬山是謂不負眼，識其面目弗俟步屨煙霏臨眺寒翠出。奇品評取巧圖寫，舍是未必不若毛延壽之於歸州女兒，偶閱此卷殆庶乎萬一。

跋瑣師所作飲中八仙圖

飲中趣詩人歌之，詩中畫畫者臨之，可以止矣。題跋者方爭妍取奇角，其力於八仙酣適之地，若非耽其所著，若路逢麴車則必欲坐詩窮於作歌者之間，閔浣花讓西突不黔而後已。此碑不敏請避三舍。

書六

跋方別駕遺記黃木向橫舟

橫舟有待也。記之者能道其意中事，從而發其蘊者稱是。半淮吹腥，豕嘯類餘波未流，無所不至。纜可以解矣。運一耳目均

諸同舟風怒雲黑，水立晝暝不約而同。若左右手飛廉海若無用失勇，則於吳起掉舌魏文恃險果虛語哉。

跋西嶽降靈圖

降靈筆墨自龍耶。此圖之工緻，開卷即知為龍眠老手布置。人物雜以鬼怪，洎妙麗乘跨皆不失幼長貴賤之序。進退向背之宜，雲中卷舒出沒非全完而全完，出人意外。至於毫芒瑣屑出奇策勝，疑其為老劉或其徒劉朝圭所能。蓋嘗見諸白玉樓畫於臨川陸伯敬伯敬象山之子，自言得之於荆門，而毫芒瑣屑出奇策勝與此無有二可珍也已。紙絹之壽千年半千不足計，不幸落浮俗富貴家，藏以十襲肆羽魚宅於中，與塵壒俱盡。豈若遇名流時一鑒賞之為愈。譬夫朝聞夕死，豈不佳於十襲一千半千載壽於羽魚宅哉。

書泉南珍書記行卷

學陶謝不及則失之放，學李杜不及則失之巧，學晚唐不及則

失之俗。泉南珍藏叟學晚唐，吾未見其失，亦未見其止。駁、不  
已庸，不與姚賈方軌，薄靄遮西日，歸鵬帶北雲。題金山也。永嘉  
詩人劉荆山抵掌而作曰：應是我輩語。暇日裴回孤山南北，宕  
吊天樂墓田，憩叅寥泉，論鍊意與鍊句鍊字之別，噫，適然得之。  
者意何鍊？為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凡二十九言。詩則曰：訐謨定命，  
遠猷辰告。八言盡厥旨。詩之嚴句與字均。若渾鋼百煉，書以遺  
珍，識是日博約。

書鏡潭照藏主水墨草虫

鏡潭照草虫，水墨出奇，便覺蘭陵畫手風。斯在下，當如伯樂  
相馬，取其神駿，遺其牝牡玄黃。

題水墨狸奴

鼠不仁，執之尤不仁。寫生者增其猥，益重吾之好生。

題龍眠控馬圖

鍊腕趣鍊蹄，行如雲立如玉。誰寫神駿一空異，此矧乃御者  
非賤工也。

跋甜畫

寫生取難形容，其難更難題。跋亦難，不問工拙，又難。順情胡寫，  
又更難。胡寫了，欲人不笑，倍復難於前數難。思其所以難，而却其  
請而求免見訐難矣哉。

跋樓雲卧詩

晚唐之作，武盡美矣。李杜韓柳際天濤瀾，注於五字七字，不添涓滴。  
鏗錡畏佳，盡掩衆作。或曰：晚唐日新，唐風日不競，莫不譁而咏  
之。淳熙初，四明張武子續遺響，數十年間，相應酬者較奇，薦屢  
眠昔無愧，今出新篇逾百。客窻夜檠昏，花為之落蒂，清警特殊。  
絕其尤者，吾不得而形容。退之招揚之果云：之果南山來，文字  
得我驚，今得新篇，不覺毛髮噤痒。

跋朴初詩萬天民

朴翁詩得一十五詩帶莊騷偈蛻玄妙非無玄妙也如古畫工  
接膠於丹碧求痕於膠空雲鳥蹟雖離女子莫得其朕緇時一  
歛髻後十四緇時非不佳終不若歛髻後衡從恣橫弗可加以  
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髮無遺恨好事者徒得其蹟於  
平時其蘭亭真蹟獨吾與烏有生相眄而笑於其泊然之頃當與  
知者道

跋陸放翁帖

予束髮就外傳時先生長者言蜀帥范石湖陸放翁寶圭筆墨  
勃敵片言隻字人皆珍惜壯而游吳越始克識之因其與吾蜀  
別峯橘洲諸大老臭味之偶故婁聞聲效帖中所謂正法龍華  
皆別峯在蜀開法處與翁蹢躅勃宰抵掌嘯詠之地若季長知  
幾亦蜀之大名勝翁於數公尤壽考晚年使子孫選陶謝警策  
語於雪壁柱印州九節竹東西而觀之拳々於蜀雖竹策不相  
舍貴其有節而重蜀產若與帖中諸老游烏

跋陶山帖

陶山謂荆公素不好習書不欲踏人脚蹟不特書爾至於問學  
不喜觀左丘明肯踏他人蹟哉得時行道凡所建明衆所不與  
此其特立獨行者如此右一帖筆勢掀舉而穩重雖不習書吾  
必謂之習矣陶山東萊書其後吾欲分其一又恐天下奇物不  
可離其偶屬恢護持以傳世後見我必出此作供

跋甘露滅記韓徐語

了翁不喜寂音尊者稱甘露滅自是叢林以字稱妙喜聞後生  
稱竟範輒斥之曰甘露滅乃真淨嫡嗣柰何以字稱了翁妙喜  
豈相反者耶送僧序懲尸素而傲睨高躅針衲子之膏肓記韓  
徐語示古宿之緒餘所謂雪後見西湖諸峯則不勝踈爽今於  
西湖踈爽中書其後聖燼餘雪後諸峯不啻於寂音動止之思

跋四明何道友寫華嚴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百城湮水無重數買得歸

采不費錢或曰書經佛子何道友請跋手書華嚴乃贊南詢童子何哉則謂之曰八十一卷菩薩說十之七八教主輒出光明以表示之非無說也至於雲興瓶注問答繁作一生事畢童子一人而已塵中消息屬之誰與乃知教主放光菩薩問答童子南詢三無差別佛子書之不加一點北磻饒舌不入衆數

跋荆溪教藏記

然尊者生荆溪鼓吹佛權之道譬如爲山始一篲而九仞後世登絕頂小天下自四明天竺孤山淨覺後欲覲其趾或躋其麓亦未嘗乏求如淨覺孤山未之見往々讀四教儀未徹而行舛字訛未見山家一斑輒交口指爲山外宗噫安得兩公復起與之論山家山外之所同異

跋證覺長懺觀堂舍田檀越名氏碑

輟遺子孫之田作長懺觀堂菩薩行人加行之資糧培植祖宗冥福於既往與買書教子掃榻延師同出一轍非知夫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隨祖宗之業者何以及此其名氏謹刻諸石俾後之飯於斯粥於斯觀行圓滿於斯者知所自

北磻文集卷第七終

北磻文集卷第八

四月初八疏

優曇一花五濁離垢景緯孤朗八紘無雲藐粟散王受命之符  
恢覺皇子聯芳之應駕紫金畢逋之馭夢兆殊常滿白玉蟾蜍  
之輪相無不足莫颯風於八葉龍翻水於九淵祥應初多潔表  
新沐負克長克君之岐嶷豈載生載育之劬勞嗟玠御之枯身  
弃金輪於脫屣逆旅絳闌故家雪山揚鞭逾城拔劍斬髮苦形  
四相雲泥堅密之身樂止一生杓鑿妙嚴之福閱六年於彈指  
集萬善而匪躬方掉鞅於三空遂捐軀於半偈非真精進即大  
闡提與其徐行後長者於慈氏如來逮如實際曷若善價而沽  
諸於城東老姥忒老婆心叵測叵量是則是傲伏願愍末運迷  
津者衆以盡為期俾未來補處之尊仰成而已

臘月初八日疏

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一日復出既出而無名以星明慶為疑

則河清時安奠。玉樓春透金鑠玄通。謂有得耶。弗授然燈之記。以無為也。迥超彌勒之先。初喻日出則向山。先明終知根。殊則覆盆迷照。不齊物之情也。行健天何言哉。惟利鈍之參差。故偏圓之別異。利說熾然說無說無聞。大空勝義空。不空不有。話頭瞥轉。衆目斯張。拈花則微笑隨之。乞乳則深譏至矣。設吾權變適空之巧。順逆兼資。徇尔顛倒。所欲之私。衡從相濟。半字滿字。別傳正傳。莫非塵沙法門。具有智惠德相。泉蒙始達。既三轉於法輪。雷迅不驚。遂一開於蟄戶。深心奉塵刹。諸佛如虛空。誓在捐軀。式資援手。伏願祇夜瀾翻。珠壁尚可忘筌。渾儀光轉。璇璣式慙。尋劔。

二月十五佛涅槃跡

傳燈無白日。開長不夜之光明。分暝作黃昏。見本不常之代謝。與其法固應尔。曷若身先徇之。故於花笑鶯啼。示以鐘殘漏盡。輪希再轉。曾聞吾轉輪耶。道記當成。既見子行道矣。重摩萬字。

雙舉輻文。審諦觀於垂盡之時。印後至於忘言之頃。紫金岌岌。一丈六尺。烟滅灰飛。明月瞳瞳。八斛四斗。珠回玉轉。登地以前。則嬰兒失乳。預深以往。則逋客迷家。含識以還。不言而喻。踞涅槃岸。既云始從。鹿苑終至。跋提河於法華經。又曰常在鷲峯。及餘諸住處。擬之則失。證而乃知。尚堪薦供。效野人之芹。譬夫存羊告宗廟之胡。噬臍可媿。揆禮為空。本師釋迦。如來伏願。愍信相思。壽量之弗遐。室中宣演。眷優填幻。梅檀之惟肖。天上来歸。寺越僧祇。長如佛世。

天台忌辰疏

古塔開扉。半座平分。風月靈山在目。三周俱付。筌蹄摧我。慢自高之。幢示吾今。親證之地。陳隋應運。蠻貊同文。小根小莖。母莖洋向若。而嘆大枝大葉。皆拔茹連茹。而征衆立。繞司命。遜其高寒。諸子駕安車。鞭其殼。鯨生民以來。未日愈高。太山北斗之具瞻。此舟過后。更無益重。浮木盲龜之難值。玄珠休景。智鑑沉光。

攪酥酪之既成收卷波瀾而遐舉象武方絕塵於無何有鄭  
聲將亂雅於侏離淫允賴正音洗空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管  
諱日之齋擷芳於沼沚之毛式資明信展敬於涓埃之効允答  
洪休 法空寶覺智者大禪師伏願有伴即來招手勿忘於金  
地如月初上分身豈間於潢派再振玄猷庶昌厥後

遠法師忌辰疏

無處繫心憶江蓮之白羽買鄰有地澆籬菊之黃金豹關心鏡  
之九派蠡酌影堂之六事大書特書屢書書之不盡盡則重書  
惟止能止衆止止則旁派流而莫止十七人下風北面八百年  
白雪陽春易明未畫則直指三聖之同詩授既刪則曲盡四家  
之異示共學則懿揚雄百川學海論不敬則符孟軻莫我敬王  
山北山南野花啼鳥佛前佛後慧日慈雲用則行舍則藏波羅  
提開遮自若瞻在前忽在後芬陀利孕育芳鮮肯設明月於橫  
淨必反斷旒於清泰爰憑海木式薦谿蘋 白蓮社主正覺辯

覺圓悟大法師廬山尊者伏願一刹一塵即五老舊遊之風月  
難兄難弟竭兩雄多座之儀刑車不司南品希直上

承天造水陸堂榜

小峨眉普賢住止界開白銀大精舍慧感護持功蓋緇籍種德  
有地設冥無堂豈因仍而不為亦講明之未至要見聖凡融會  
必先輪奐裝嚴袈裟累草鞋道者非修造手須彌納芥子使君  
結殊勝緣庶補缺文以嘉成績惟心淨土筌蹄九類之苦源焦  
面蓬頭條帽萬間之蔭樾

泗洲生日疏

既是泗洲却在揚州出現苟非列聖盍為徽聖之歸蟾規圓印  
千江羊角清號萬竅香花吳蜀自其小者觀之雨露塵沙是謂  
大成者也孰不曰萬靈之本豈止於一國之師默贊盛明顯揚  
慈容橫空三百尺障龜山既倒之瀾踞地十三成藐鷲嶺平分  
之相矧茲三輔稱此獨尊冰雪炎熇稻梁飢饉疇大恩於誕慶

同詠春沂哀小善於微茫復祈秋稼

普照水陸閣成設冥一月榜

於一毫端出現莊嚴藏樓閣超三際外豁開險惡道津梁金山  
風月平多谷水門庭肇造半空橫且美輪奐之洋洋萬目聳  
觀如岡如陵之岌岌思薰二利法運四檀後天先祝於大年淨  
供敢忘於幾月機雲故宅鼓鐘禮樂如平時華梵舊章裘褐稻  
梁於長夜

當湖建觀音殿念佛道場榜

白衣幻月輪之相在佛左邊黃金開車軸之花題名萼上盡是  
契經所說又於方冊重書欲分海岸風煙來壯湖山棟宇化千  
二百五十之衆施亦如之想十二萬九千之餘見而後已擬超  
濁劫合辦西資應以此身現此身而說法示諸淨土於淨土以  
求生看飛檐橫不度之雲對懸鼓狀欲殘之日自憶而念同上  
九蓮臺從聞而思共入三摩地

鹽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

唐張巡許遠宋張九成皆鹽官人

過迷真懺更堂亦奚以為中悟假名在我因如是已矧一身之  
易集嗟四衆之難盟頃風雨大厦之帡幪作釋梵隨身之觀關  
人天交接事法融通長短期安用他圖前後佛皆從此出波翻  
五欲滔滔誰障狂瀾塵淨寸田蕤蕤自滋芳稼鈞天密迹金  
地淒涼盍補缺文庶幾具体忠肝義膽格雙厝之虎臣誠意正  
心符百年之龍首

慶寧鍾樓榜

平地一聲欲震驚於天表重簷百尺方經畫於胸中莫先柱石  
之求副以棟梁之用未任獨力盍扣四檀陳箕筮於重楹着教  
穩審夢檀蘿於五曉喚起憐騰周匝闌干吐吞雲月部勒山川  
氣象足成刹土莊嚴鐘到客舡半夜何妨得句潮生浦口遠明  
太快觀瀾壽與樓高慶隨基壯

廣照建藏殿榜



百萬買隣依祠山之正直十三聳級對珪叔之稜層橫際湖山  
這邊政在煙雨佳處皮經之歲琅函玉笈俱收旋軸之樞福海  
壽山齊運諸緣易就此殿難成大力量大富貴拈起話頭阿練  
若阿闍黎敢忘恩紀神龍湧出行看八面玲瓏賀燕歸來坐待  
一門超越

高麗造華嚴觀堂榜

鼎分三觀靜於幻寐居先根具三期長視下中為次是謂真懺  
悔處孰非諸勝善人盡大千刹土之提封著百億彌盧之日月  
期須有制觀可無堂敢忘經始之勤終莫落成之喜詹匐栴檀  
曉露側布黃金桃花派水春風岑開翠玉鏡燈十界車軸九蓮  
姓名題在花鬢福報收歸果位

道場建千僧行道閣榜

幽谷徹青霄雲雨沈沈大廈清池照瑤席鴛鴦翼翼層簷四垂  
橫檻危闌兩以行空複道象龍蹴踏燕雀棲遲老玉堂仙愛此

山看不足昔金園客謝諸侯弗為高是真六和合身心盡住千  
莊嚴樓閣泉甘一勺澹尋君子之交德懋寸田願廣善人之施

寶梵崇壽建閣榜

院是京師舊制內侍相收額懸武肅新題宗藩請命欲建妙莊  
嚴閣以容上尊勝王啓翼闡複道之煙霏拓尺土寸金之田地  
童子歛念睡夢覺蓮花開頭陀擎拳所作辦梵行立自片凡根  
椽之始承千秋萬歲之終轂走香塵通八荒之壽域檐栖翠霧  
渺一亘之仁天既託幘幪敢忘報効

育王請雲退谷湯榜

直前橫床示尊事名勝之禮午後需蜜忍死檢毗尼之文起泉  
石之膏肓同芝蘭之臭味悲惟某品黑石蜜中邊皆甜祖花木  
瓜根性特異一點都無菜氣百花具有天香苦為誰甜甘小眾  
妙小酬沆瀣是中惟一味醍醐畧講叢林於斯見三代禮樂

起山建慈氏閣下作方丈榜

開山祖師與宏智同行

一錫勸游相攸得雲山之勝六傳有託策勳擅蘭若之雄根椽  
片瓦皆願力中来綉棟蜚甍如畫圖中山欲借雲霄之便須開  
樓閣之門上以容百城徧歷之方下以闢二士共談之地重重  
無盡光寒帝網之珠綽綽有餘量廣燈王之座作塵刹妙嚴之  
事峇軋坤浩蕩之春旁通教外之傳仰贊域中之大

圓明結夏光明經會榜

常轉如是經盡在筌蹄之外不省遮箇意徒膠文字之繁要結  
千人萬人豈但一卷兩卷桃花三級看喁喁羽化之真金鼓一  
聲笑栩栩夢回之蝶

白蓮花寺翻蓋法堂榜

寺在風篁嶺下肇法師誦經  
於此蓮生陸地蓮葉亦能誦經

一闡提皆具信根羽禽何與修多羅如標月拍龍藏咸詮高原  
陸地不生蓮花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境如清泰後夜此堂空月  
明桃似玄都前度劉郎在何處壁踈屋漏雨發風陵持危扶顛  
因陋就簡甚蓬居四依之次姑待重來鴛鴦蜚百尺之簷行看

先賀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玉甍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貢首膺天上平章價雖重於  
連城產獨珍於雙璧恭惟某寵光五葉一杯分萬象之甘彈壓  
群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瀉源春夢不到  
池塘眷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馥四河衮衮無邊襟袖生  
涼兩腋颼颼未已

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試從  
師友淵源欲起煙霞沉痾恭惟某攬雜毒海設醴奚為開甘露  
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自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薦醍醐  
一味之醇擷芝朮衆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  
於膏肓見善知識如優曇花尉千載得賢於季孟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入雲表刹化成南度莊嚴倒景浮圖彈壓比高巍峭桂二從廣

寒飄下蓮峯自西竺飛來一龕長放光明誰名弥勒孰是弥勒  
兩地平分風月有是文殊即非文殊欲使勳輪奐之餘忍袖手  
顛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六山盤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凌雨  
震風之託

妙湛月岩中茶湯榜

枝槁不春此外如何采摘對空無影是中特地婆娑小團破新  
錫之珍方諸勺初修之月恭惟其圓頓培壅山林品題正其味  
於森嚴舌須具眼回餘甘於苦醜甌已翻雲要驗同盟更無別  
味肆辯河之衮衮疏滄道腴導正派之滔滔洗空禪病  
耆婆死而百草皆泣世豈無賢良遂徹而諸人不知禪寧負教  
不須添指只貴點頭恭惟其會獵玄中笑守株而自苦獨演言  
外如課蜜以分甘可無一施具有眾毒飲者若諳此味瞑眩膏  
盲學人未達其源肝膽楚越

淨光江月閣榜宿覺道場

傑閣凌虛頗稱松風題榜小軒總勝未舒江月衫懷不須杜老  
千間要架元龍百尺陰晴態度看江上數峯青騷雅平章補天  
之鳥下盡除苗孽都着闌干歌夢生春草之詩快遠送飛鴻  
之日造鳳樓之手段秦豈無人視井幹之規榭風斯在下

龍井法堂榜

二士共談必說妙法際元豐元祐昌明之時三人同行必有我  
師駕難弟難兄賢良之選蜀仙去後吳僧寂寞華表歸來塵世  
淒涼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他百世楷模六種成就法空  
為座可無高廣之床道直如弦亦有恆洪之地青眼皆逢北阮  
未稱全提一瓣竟為南豐休尋別調

報恩重修鐘樓榜

箕箒不虛任大扣大鳴之青簷楹幾墜思既安既固之圖休論  
卓地無錐須信擎天有柱就中獨步更上一層半江月在前峯  
兩幘雲橫絕頂五鳳造樓手梓人築禪道之勳踈鐘到客舫衲

子合詩人之轍

梅屏茶湯榜

攬春小摘不孤培壟工夫亭午新烹要驗平章手段欲破一規  
玄壁如珍萬選青錢長恐暗投直湏明破恭惟某轅轡汲曉露  
冷銀床杵臼榮勳香浮鐵磨與萬象平分秋色提折鐺自煮松  
聲腋涼生可御之風湯老却未佳之客被渠搜攬五千卷何  
以當之喚尔懵騰二三子何濡滯也

偃鼠飲河弗信醍醐海闊黃蜂分釀放教姜杏杯深尋他海上  
同盟燕我山中餘瀝恭惟某是上藥草雨露惟新眊小根莖雲  
泥有異舐鼎快昇騰而去折肱湏諳鍊而知笑諸方五味不療  
人饑試三昧單傳反攻他毒非時不食或送客或拒客法固如  
斯入手便知能殺人能活人吾無別味

西菩寺建五鳳樓榜

佛奚為哉安自崇樓傑閣法如是故從它善境真心人間旅泊

葺一日之居桑下禪樓遵信宿之戒雜花尊貴宗廟百官之美  
何以加諸圓覺密嚴天地萬物之情盡在是矣欲舉此役豈圖  
岸觀橫陳五朶如鳳凰來儀洞開六扉看龍象蹴踏蒲牢吼五  
更之月留取危層玉函載三藏之文却於平地三千世界徧莊  
嚴綽綽有餘十二闌干普光明重重無盡

鄉講榜

火宅只一門出門便了髻珠不兩箇得箇方休居宋光猶自索  
車投夜光徒勞按劍於斯三者但說一乘彈偏擊小示性具光  
明顯實開權揭山家要奧歌太平於無象物共熙熙嘉豐樂於  
有年民生皞皞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峇軋坤浩蕩之春安住神  
通轉不退輪結香火團圓之社

錢塘江上宋照寺幹佛殿藏殿僧堂浴室鐘樓兩榜

黃金田地斬新舍衛祇園紫陌塵埃依葺長安古路層雲渺虛  
徐梵放一頭低彈壓春潮欲觀螺髻橫秋先辦璇題納月更借

琅函出海却看機軸旋風高架宏撞直須百尺衡眠倒卧各要  
三椽祖師有意傳衣莫書墻壁居士本來無垢謾煮薺薇咨尔  
衆檀成茲六度捕草梵刹竟揮戈慧日西頰隔岸越山多縱目  
大江東去

韜光菴修造榜

喚韜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白傳詠甘棠尚可明南國  
之教花偈曾煩招隱白鷗終不寒盟排闥送青來知何日了問  
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駕把茆欲墜隻力奚為  
萬間倘遂帡幪一盍儘歌藜藿飢猿臺畔起四三橡栗之翁布  
地園中傾百萬搏菹之手

下竺九品觀修造榜

掛透與人同學惠不師其蹟劉雷不世出晞顏亦聖之徒無初  
禪天上劫壞三灾有泰華峯頭花開十丈雲橫小嶺洞鎖香林  
悉力同心齊肯室肯堂之可否較奇薦巧嘉美輪美奐之莊嚴

浮圖合尖公案便了擬議則疑城在目可容蹉過了黃面瞿曇  
承當則淨土唯心終待重來之黑王相國

仙林火後建舍那佛閣下作戒壇干中殿榜

堯天雲靜式瞻舜日晶明佛閣門開要見法身充滿梵宇雄雄稱仙  
遊林苑

奎文爛爛旌律部毗尼劫灰剝掃之餘天道好還之日

橫翔百尺巍然復道之登平步三層凜若齋壇之拜塵刹無非  
輪奐京都盡是莊嚴刀斧不痕衣孟有託曲闌衡檻風雲會處  
扶持片瓦根椽仁壽域中成就

普照寺修西方佛閣展殿軒榜 真懿大師請作

觀無量壽開仁壽以同躋從善導師知宗師之可敬矧機雲之  
故宅懷持遠之高風燕唐棣之偏反種芡陀之芳潔霜鐘敲月  
發萬家深省之初性海澄秋笑二瓢獨醒之晚菰題霧暗歌側  
飛薨雪砌苔封淒涼老屋古寺無錐卓心未免求人華亭有柱  
擎天何妨借力幻層軒之翼翼襯重閣之渠渠峇軋坤浩蕩之

春聽幢對從衡之說

超果教寺展墻展岸造橋砌路榜

岸趾深移侵魚鳥忘情之地墻腰縵繞拓象龍禦侮之方雲垂野渡陰路透長安蕩蕩何妨鑑水薦橋流水不涿弗用占鳥看人好鳥亦好庶幾前人無不了公案抑見超果皆可種福田檀度樂然吾事濟矣

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向來八十一院等華嚴八十一卷之文只今千百億人受菩薩千百億身之記故址淪於八九後生習以尋常晉宋而來典刑不墜一日必尊先資起廢之緣三椽是圖未遂守成之計風雨飄搖既久塵埃湮沒居多耘它五福之田作我萬間之庇非列寒泉食似楊枝徧洒之初珠從合浦還正舊物重收之後

神林寶雲誦蓮經會榜

結香火團圓之社是謂正修峇軋坤浩蕩之春可容虛度六萬

言之花偈數百衆之鄉於入三昧門皆一乘法靈山未散如天台親見之時炎丘正然笑諸子爭馳之際

中竺造佛殿榜

以大圓覺為伽藍豈有方隅建立將此深心奉塵刹可無位次安排不須實際理上提撕且就事相中周略坤寧見在佛曹多祇對之金天寧應化身未託把茆之地看他伎倆累我兒孫俟黃河三千年優曇未謝多彭祖二百歲瑤掌重來如南極現則主壽昌効華封祝則聖人壽

惡聖太后大行開徽道場疏

贊列聖之休光虞嬪易老動曾孫之終慕周母難忘爰啓梵筵上嚴仙馭大行惡聖太后伏願藏海三千刹式資汗漫之遊神山十二樓長燕逍遙之地

二南基王化之源不承前懿五福叙彝論之本克享天金羨鐘厥躬聖動率土大行惡聖太皇太后恭願大珠欺月湛本体之

精明飛佩凌空奉在天之卷哲

華亭超果幹田跡

開山打十方水雲易集負郭無二頃鐘鼓難停且看快馬追風不放泥牛入海合耦相助斯近古之可書一飽忘飢繼自今而無媿犯入苗稼非我儕派結千年常住之緣享五福康寧之報

靈隱翻蓋僧堂跡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閑却倘有幘幪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哀君五福造次顛沛必於是還我三椽

覺海鑄鐘跡林浦在錢塘江上

收拾六州之鍊盡入洪爐範圍十斛之規方成大器仰而為鼎則驚人作興禮樂於山林號令人天於夜且群峯峇響不妨境與心空兩岸皆聞喚得漸隨月上

化閻美人冷淘供跡

明月團團鑿刀細縷素絲縱縱雪浪輕浮典刑見高槐葉之詩功業擅温淘君之傳開單萬指培他五福之基飽尔百飢自我餐之惠

建三門且過浴室跡

薄暮投栖已有客舍并州之夢黎明徑去豈無龍山雪夜之人不惟妙觸宣明抑見此門廣大弗勞斤斧涅槃三德圓常重振規撫契經六種成就

化煎笋跡

江漢春曉抽簪滿林篔簹夕曛噴飮滿案歲晚屢形歌詠春風又長雲仍直節虚心敢辭鼎鑊太虛有口也共盤餐

靈鷲修造跡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挽衡三竺之雄莫復還兩晉之舊補苴罅漏首法堂翼兩廊扶持顛危襟蓮峯帶雙磻便便惟護尔誓將以就緒為期憂憂其難哉豈敢言

信緣而已

天竺靈山寺九品觀堂成修法華期懺疏

五欲翻濤過懷山襄陵之患諸子出戶免焦頭爛額之虞欲問  
津碧梵涼池先曲突於炎立火宅四生路滑蟻何啻於循環九  
品觀成燕敢忘於賀厦借法華三昧之力辦此身心看靈山一  
會之人無復枝葉

智鑑求僧疏

觸事無心弗從它覓明宗有偈不倩人題身欲等於象龍盟敢  
寒於鷗鷺橫眸看梵宇蒼未了之息休露頂灑松風見本來之  
面目

真如山門檀越二疏

倚門墻則麾之風生荷橐出思議之表也春透梅梢矧脫穎之  
難藏緊敗群之當去恭惟某心如古竈內史仄然足謝黃塵將  
軍手汚友古人於既往振末緒於將零洗衝棟汗牛之書革滯

殷迷封之弊市驕駟之骨來千里之權奇彈師子之筋斷衆弦  
之嘈雜

學到空宗謝歸墨歸揚之嘆民歌至化尊即心即佛之聞至於  
白叟黃童盡在春風和氣恭惟某茶如語苦薺豈非甘境與人  
佳蔗何妨倒無補而食前方丈吾不忍乞墻之羞知權而度外  
直尋彼安知軼轍之騁尚堪布地一笑如給孤園已辦趨隅再  
拜執弟子禮

印可堂住廣福山門諸山兩疏

珠豈知合流之渾去而忘反璧安俟連城而重全亦何難既虛  
載月之舟當順回淵之水恭惟某落落蛻俗兢兢履冰雖捐軀  
為法詎敢辭勞至踐青折萌未始少忽振故山於將廢必然肯  
來為此道而扶顛何所不可眷玄學葵傾之敬尉紫荷持橐之  
鑿尚堪一行敢怠三請尚

因頓入圓江漢朝宗于海潭偏擊小丘陵不至于山續半千間



世之燈燭百萬買隣之願恭惟其惟一真實攝諸律儀統有宗  
會有元辨說無礙進以禮退以義去留適宜方欲事玄龜六藏  
豈謂中青銅萬選車谿正令全提又見重新貧女短檠多照何  
妨遙夜詩

代延慶山門蓮社兩疏請空梅峯

平生所得許香敢負南豐流俗無根別調俄從下俚一變足矣  
衆楚咻之欲超絕於諸方革謬悠於雙稟其犀眸不瞬象膽冥  
為匪素定而不移抑貿迂而失據太原乎上座笑雪峯畢竟鄉  
債清涼觀國師與荆谿向背宗旨懸知口授莫若心傳殆將務  
勿勝而勝焉以俟弗其然而然者

旋掃劫灰百堵皆作別開表刹一塵不生橫陳竝水樓臺合致  
住山龍象其戒撿鷓白心源砥平振雪曲於夜弦換菱花於曉  
砌眷茲淨社咸我同盟授樓煩之詩景英游於千載之下種灑  
溪之藕題芳字於一花之中賜以惠然諒其勤止右景迂強梅

峯為嗣子作疏關之

赤城山門檀越兩疏

戶外都無俗駕雲閑赤城壺中別有春風京扁白玉雅宜振起  
亦可棲遲恭惟其飽五合陳醉三大部辛勤十年讀自弦自歌  
淒涼一把茆且耕且戰幼則學矣長而行之釋籤派傳盡得江  
山之助孫賦典麗式增泉石之光偉茲兩奇伸此三請  
祖師傳衣任豈不重侯國勸駕禮為家崇還它的的派通副此  
區區推說恭惟其不住學地欲闕性天真忘筌兔忘蹄得何所  
得劍在床詩在手鳴果誰鳴自怜出岫之雲何與點頭之石諸  
賢淵藪請為西晉社之游二瓠浮泥願駕東海若之說

一菴忌跡

四明中微嗟欲斷之縷五世再振回既倒之瀾遂令糟粕之餘  
即反醍醐之正洗空名相爰立師宗潛符雖應於心弦絨授莫  
逃於已子如愚不肖實類難齊揮斤長想於當時記劍敢忘於

諱日式資後供允峇先期其伏願雙輪載馳行與願廣寸談不滅人凶器存見未燬之靈山禮重開之古塔

代錢氏請超果主人山門檀越兩疏

太虛解講經源派袞袞信相徒思壽瓜賦綿綿須善聽於無情庶永延於正命莖中青銅之選青衫影從檀白雲之場白衣首肯賡載歌於伐木藐六震於飛花尚口數窮於心無媿客帆風送葉試參水檻之詩王孫夜斂錢拈却法身邊事

先君子再振超果印實相之方丈室久虛繩床梓埃來者起此廢弊之劇付茲派通之長恭惟其樂在心傳如適華胥氏之國攻於性具欲我清泰土之花自二威緘授之餘至諸老縱譚之後悠悠半榻忍負初機落落全提消歸自己孫又生子長開六勝地之門谷可為陵無忘七聖財之益

智詮畫觀音求僧疏

幻白衣相欲圖白足之歸遇青眼人安莫青銅之中到此無非

選佛蛻塵便是酬恩於一毫端普示圓通境界仰叢霄上霽沾雨露恩光發槁枝春看大士面

刺血書經求僧疏

七軸玄文兩回刺血十年苦志一等閑心不假修持是真精進粲芬陀利點發何難求鬱多羅拈來便了

買屋疏代人

木上座歇脚院小無可容之單孔方兄點頭隣高有可買之屋庇士之心易廣告人之口難開翼瓦侵天既荷包涵之量面墻隙地願承眾拓之恩

法花寺建鐘樓歲殿疏 尼物持塔上登蓮花開處

法花名字源流於玄學比丘尼塔石莓苔冠冕於清茗阿練若別傳器重直指才難周雖有婦人焉魯豈無君子者芳騰菡萏宏開百堵之官舌粲芬陀密贊萬年之慶即今隣利疇曩附庸待扣蒲牢穴稜層一百尺欲栖海麓兮突兀千萬間借擗蒲一

擲之零洗膚髮一毛之靳有餘補不足登門如變化之魚益寡以哀多賀厦待歸來之燕

盧溪廬行者求僧跡

投刺草機國家舉子挂非臺鏡田野樵夫既為禪衲清規又屬盧溪故事不如同姓扣諸父之門墻不如待時趁九天之雨露

楚智才來僧跡

慕西印古竺靴去依空窠自東嘉古洙泗來覓伽梨囊無半錢鉢有五綴付諸身外柰此心初成佛還一闡提人殊恩當報出家乃大丈夫事小知何堪承九天雨露之餘赴一日風雲之會

霍峯捺田跡

門戶雁宕從霍峯來唉舌龍湫聽萬象說相傳既久閱名派其幾何所收不多節遊客者過半漲塗可捺綿力突為遂游舍衛城中借援善財童子自無心得還如同象來珠便趁春畊莫遣泥牛入海

石佛金地寺塑佛并廊屋跡 千中宮

定起時月滿回廊空聞梵放香銷處台生古殿不見瞿曇直須土木經營然後丹鉛像設寺砌明如鏡何妨路入塵中山房冷似冰小竈春生天上

大浮山建寺跡

蜃樓幻出夕樓初非實事石鼓夢符金鼓豈是虛聲如靈山未敵時發造物無盡哉駝龍蛇斬蓬蘽行且破荒履巉巖披蒙茸何妨是勝點頭便了插草當成殿閣參差囹囹開大圓鏡風烟彈壓巍巍首小浮圖福我邦家及尔黎庶

四祖建傳衣閣千中宮跡

濁港相逢得周氏處女之子深岩示寐載龍眠居士之銘佩中印象上乘為震且第四祖陰翊王度導萬善於淮西直指人心揭單傳於天下子生孫又生子南陽瑤宮唐為帝者師今說昔後視今佛海拙菴宋致一天子問抬起話頭雖云記翕欲開

重閣名曰傳衣兩朵翬飛一門超出野僧如憨皮袋持盃入鄧  
母儀在率陀宮肯首領託織塵不立萬壽無疆

小江寺懺堂疏寺近馬廐

小江輔竝惟天福古金園列刹相望似冰和脩竹寺墜緒嗟懺  
堂之廢扶顛非一木之支欲乾五濁濤瀾更息三禪風火盡在  
是矣豈有他哉幻世塵勞看津嚴知佛貴行宮香火觀河洛思  
禹功誰賞此首我作是說

師子吼寺修造疏葛老相家邊

此寺家古曾聞師子頻呻它刹弗如佇看象龍跣踏昔受靈山  
付囑今蒙大造鈞陶可無頌禱輪奐以承終抑亦扶持顛危而  
振始叢林改觀式昌袞繡之鄉人物增華願借旃幃之託

菩提寺砌撒骨池疏

漾漾涵空安用黃金作底方方裁碧沁須白玉為渠可今一曲  
湖光闊着九蓮池水看我湘南塔樣指出多明比他城外饅頭

相去多少

城北寶嚴建佛殿干步司

佛可師也邁先覺之天民人皆仰之媿後成之靈運嚴事或虧  
輪奐淒涼忍吊摧頽喚回諸上善人共入普光明殿豐逢大有  
歲歲宜秋旅進同人家家無事當此間暇之際舉茲遺缺之文  
哀一錢至億千萬錢若初地至四十一地郊閔之外徹鐘梵於  
叢霄帷幄之中浪車書於四海步師司在側

韓菴顯侍者刺血書法花楞嚴花嚴諸經幹緣廬舍

那佛并龕座疏

選盡衆工幻舍那千花之相瀝乾十指書華嚴諸部之文非外  
馳求是真精進函盛百軸血滴滴苦口丁寧光透一龕月腫腫  
明毫宛轉

慧光菴慧明求僧疏

五十求僧曾交絕韋之始八旬行脚渭濱凡夢之初事豈嫌遲

時安可失。心空一舉，使如登第之人。身貴福全，即是承恩之地。

馬要寺建浴院疏

澡身浴惠，始聽滄浪之歌。就室更衣，更須盤礴之地。土木之事，必作蒼雪之清。可輒取材於山，務選掄於梁棟。畫宮於堵，盡工巧於準繩。豈惟沾沐恩波，亦乃栖遲仁宅。舞雩聲裏，詠歸三月和風。無垢人前，着得一杓惡水。

勸請明回全維那住傳法疏

淵靜無滓，珠明直透。沙渾爐深，欲冰且爆。弗知灰冷，借諸天一臂之力。兩四種錯花之香，法固如斯。衣傳用既，焚一駒應識。萬馬皆瘖，衆目斯張。六宗俱墮，要打劉鐵磨。孰知派水之音，只見漚麻池。甘屈黃金之膝，離倫絕類。轉位回機，明月落誰家。待尋盟於北道，涼風起天末。如致爽於西山。

圓老骨歸澱山塔疏

到處死到處埋，聊復尔耳。或在彼或在此，亦豈徒然。化緣易盡，

於劍津。孰處難忘於湖上，欲問三姑。就地作小浮圖，却教諸子。施工千大檀施。

夏港龍祠疏

菩薩龍依佛而住，獨砥橫波。清河公御風而行，一帆到岸。遂輟襄陽之俸，來興梵釋之居。尚餘龍祠未愜公意，揭虎弗稱坐。眠何堪敢，辭載駟載駟。行頌美輪美奐，濤瀾帖帖。錫多惠於舟航，土木區區。集成功於檀度。

修慈受閉山塔疏

詔頒三命，開壯觀之叢林。弊僅百年，嘆摧頽之塔戶。感行嗟於道路，忍坐眠而盤食。只有求人，別無出着。起雲門一變足矣，孰不知歸。擬寒山千偈琅然，法當嚴事。自檢赤手，誰豁青眸。欲光奮於前修，冀復還於舊貫。

老壽菴湯妙應求僧疏

菴標老壽，借慧日之大名。姓嗣湯休，誦碧雲之新句。以子師為

半的仰百世愈芬芳。要先雨露旁沾。然後有玉密付。一燈續晝  
發明本地風光。五福開口。回施當家檀度。

長興元保光砌路疏

道非牆外。何須泣歧。卑山門前。便應合轍。此外別無歌仄。是它  
自作難難。方將行險之時。已昧扶顛之步。磨稜合縫。經營確實  
工夫。以石代輓。成就平生履踐。

南高峯修塔疏

江分東瀾。仰西瀾之光華。塔在南高。俯北高之培塿。尺五去業  
霄之上。百尋居壽域之中。若非梵釋莊嚴。何以人天交接。自晉  
東土。逮宋行都。奉古德涅槃。後身作長安。几案間物。人人瞻仰。  
增修未有梯媒。面面飄零。坐視可無慚愧。倘記靈山密付。遂依  
輦刹中興。集事弗難。合尖便了。待肅宗皇帝請師塔樣。留與人  
看。如善財童子。發足機緣。即成佛去。

祈晴疏

八家力田。田則既粒。六府重穀。穀惟其艱。潦欲淨而雨露秋。已  
高而天怒。倘賜宥過。敢忘祈哀。伏願轉凶為豐。退狂瀾於三舍。  
歛陰而霽。非晴日於叢霄。式資洪休。允賴終惠。

梵天建藏殿并藏疏

半字滿字。筌蹄三部之文。波兔法輪。頌禱萬年之壽。殿有悱懽  
之德。藏開容攝之功。樞運轉而莫窮。經流通而無盡。大福田於  
斯為盛。無盡燈舍。此何之根本。部宗本自龍宮。嗅得修多羅教。  
爰從任權。知歸悟法。眼於靈岩。一期破讀。證法華於南嶽。三昧  
見前。橫迷津洲。豎濁世眼。誰非施者。自辨肯心。梵天華觀。何許  
飛來。竺土貫花。是中拈出。

如意院幹塗田疏

泥牛入海。瘠田有力。誰耕秧馬。絡頭熟稼。無風自下。欲嗣鼓鐘  
之響。盍充庖廩之虛。孰非可白之人。自笑不黔之突。文深蘭若。  
借無市產之章。水淺蓬萊。新有捺塗之利。藉資糧而加行。成定

慧以謀身。逃海若三舍之餘。借善財一砵之力。厥土燥剛之日。八福開田。黃雲穰經之秋。十方同會。

虎丘重修池上施食亭疏

冷浸雲浪寒碧。劍沕龍光。煖浮對妙。晴融亭垂虹影。巖巖橫開。有地。輾轡自轉無聲。老屋凌虛。脩梁架險。損七財之餘力。我欲扶顛。開八福之良田。君其種稟。

德清集雲建西方殿疏

火後精廬。喜瑞雲之再集。光中化佛。思古殿之重新。缺文欲奮。前修成事。須乘樂歲。觀無量壽。度有緣人。非惟徑路之求。攝心以境。是謂不言之化。與物為春。一博一覽。皆願力中來。美與美輪。豈福田外覓。溪浮紅藕。酣酣九品之花。路入青雲。步步四檀之報。

天台螺溪再造疏

十五州之地。小錢寺。惟崇三千歲。而河清螺溪。再振挈頽。網於

台嶺。會新學於狼煙。懋孫枝於天竺。四明狂瀾。既倒。傾祖室於震風。凌雨一木難支。賴測隱之片言。試權與於百廢。義輪美奐。皆從願力中來。同德同心。何必宗徒外覓。

楞嚴院念佛會疏

佛名無量。壽初度。將臨人生有限。身未梢。何託必欲。脫屣五濁。當先題名。九花武東林入社之芳塵。為西土問津之捷徑。半日閑休。云易得。便合歸來。千年調却是難為。莫教蹉過。

楞嚴幹長堂疏

擬辦長堂。輒陳短疏。疏上都無別語。堂中儘有同衣。湏是寒灰。稿不道者無心。管取華屋。朱門。諸天打供。清磬是非外。數聲又送斜陽。生涯鉢盂中。一鉢不憂明日。

蘭溪密山寺建佛殿浴室翻蓋廊宇疏

寺蘄殿宇。網未提綱。殿父佛天。衿猶缺領。欲頌它時。輪奐試看。今日。權與無心。便脫根塵。拊令反顧。有唱先澆。柱石。嗚呼。使母傾。

紫金山一橫陳。白銀闕。魏魏化出雙。植棟者乘時。直直層雲。千輻輪文。指日重光偉迹。

憲聖香火寺修造千中殿跡

憲聖在天之靈。福康後聖。天台傳心之教。光贊上天。碩香火之蕭。你避簷楹之款。側玄宮。心土隨覆載。以為春。凌雨震風。惟併蒙之可託。

新涇淨土寺修造跡

新涇淨土開天台教觀之坊。舊日炎丘。幻水鳥樹林之地。既擅此方之勝。又居列刹之先。闕見室家。增虧教。仍入見宗廟。尸欠重。閑屋老。欲支湖堙。將淡然後。樂所求之道。身負道不負。却來瞻爰止之鳥。好鳥亦好。

白蓮寺建千佛羅漢閣跡

大比丘僧一片瓦。皆成佛事。勢陀利寺。千石臺。雅稱樓居。未見勝光明。幢已住大莊嚴。歲周遭。闌植透徹。根源倘知是中無地。

高卧元龍。須信向上。有詩不題黃鶴。方廣馴玄。虎莫非阿羅漢。神通華亭。近白牛。盡是王老師。檀越。

南高峯建五通殿跡

篤實輝光之德。聰明正直之神。欲大顯於南高。暫小休於北塔。可無玉以。每百堵未足為多。只有五通那一通。何曾欠少。

華亭南禪辰三門藏殿鐘閣跡

展拓三門。寬著廣庭。明月接連兩廡。平吞大厦。清風東開。貝葉之輪。西架。清岸之閣。舉行眾役。式賴四檀。福皆可種之田。心華無偏之施。鶴鄉蕃衍。佇觀華表之歸。雁塔標題。追復慈恩之盛。

請寶幢維那

雜花繁於圓覺。義在約觀。圭峯默契。清涼印。叨真似。試筌蹄於諸部。歸崇齋於斯文。恭惟某。千偈濤瀾。未酬初志。十年燈火。擬架新功。八十卷一。喚無遺。未盡善也。百十城。徧參便了。反太遠。屬茲緣。遇風雲。政尔果。薜霜露。圓融。行布。發明。言外。之文。講。



其派通仰贊域中之大

開元改三門為殿并塑佛跡

佛者覺也。蓋開先覺之權。天何言哉。當示不言之化。幻跡跌于輻相。如光明七金山。即舊之門。可無餘地。揭維新之榜。別有奇觀。風動銀鑼。聲沈萬葉。生枯朽。歡沸層城。分輝月滿。千江據令草深一丈。浮圖插筆。清茗寫盡陰晴。梵放薄雲。大施增成富貴。

建康天寧修佛殿跡

佛者覺也。出乎其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殿宇有嚴。入境無別古殿。心敢安。須六力量。大富貴。來振顛危。則小招提。小比丘。均蒙休庇。霧沈半壘。盍觀用晦之時。潮打空城。試聽翻瀾之辯。

四安梵慧院普賢閣跡

開自銀界。莫非功德。莊嚴截紅塵。區盡是梅檀樓閣。菩薩分身。

之地。信心種福之田。須輪因捐日之林。飛突元切雲之觀。欲識普賢住處。何必它求。試看童子來時。端從此入。

廣教水旱後化齋糧并修造跡

相國師。斷際備無求。斷際之徒。祖師摧六宗。來不拒六宗之黨。石混俱焚之玉。沙葺未汰之金。惟反已而怒人。聊抗塵而走俗。損餘補不足。蓋測隱之常心。持危扶其顛。在秉彝之懿德。領言前意。須箇中人。歌有道之朝廷。九年水。七年旱。笑不霧之佛法。二生受三生冤。試聽八十歲老僧之言。來下百千劫信根之種。

淨慈請明晦翁山門諸山兩疏

鼎湖龍去。追嚴敢怠。於廣昏印。土花開。分布已周。於華夏。須空王入室之子。奉先帝在天之靈。新命其轉位。回機別行。一路息陰。休影不羨群飛。弗打諸方。葛藤是謂。邁往自有一種風度。孰非蛻塵。九河翻四辯之瀾。一髮引千鈞之寄。盍觀及擲母。葺奮迅之威。所向無前。更試崢嶸之步。

禪教並作魚鳶自樂天淵劍佩相譏肝膽徒分楚越小低高韻  
以尉同盟恭惟焚志在聯燈開集卷三氣吞列祖語無遺恨知我罪  
我惟春秋道不虛行以指喻指齊天地鈐鎚妙密鐘鼓鏗錡老  
圃澹秋容更持晚節隣燭分餘照並望強宗試眼親手辦之機  
免唇齒齒寒之歎

臨平佛日請度老疏

數門著書曾千萬乘提藍撼蓋已落諸方翻身巨闢重闕拭目  
橫飛一鶚恭惟焚了行脚債是到家人披龍箴而徧探過屠門  
而大嚼水選臨平有路舟橫野渡無人紅藕香中數聲柔櫓滄  
茫外碧雲句裏一箇閑人天地間九馬群空法輪三轉

矮道智辨砌路跡

道者少機關得路塞路矮人多計較要平不平辨心自我笑談  
間得力在他行履處磨稜合縫踏着便解通方就下平高蹠過  
休言不道

行者求僧跡

教必尊僧乃佛祖所自出人能弘道非將相所獨為將探道之  
根源豈竊僧之形服望禮部牒如蟾枝入手之榮揮長者金過  
驪頰得珠之喜

開散楞嚴會跡

具足圓覺住持圓覺金屑猶存示等虛空證得虛空蠟人何與  
那伽在定佛頂旁宣眾口同音諸天聳聽伏願六殊勝地展升  
平磅礴之基一闡提人同盛大光明之選  
三月安居圓覺伽藍具足一音宣演普明風月平久當盡反於  
聞聞豈獨忘於見見伏願光明佛頂燭蔽天家勝之幢久遠僧  
祇歷盤石無疆之祚

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普賢未裝跡高崇曾到

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縷金間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巖  
此段光明曲為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瓶瀉之機滿月

無塵壯億萬歲龍游之地

巖少瞻住其兄杜仲喬菴跡

伯氏吹埴仲氏吹篪靜聞逸響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橫制頽瀾  
把茆寄罔極之恩一枝託勸飛之翼恭惟其曾分半座略露一  
斑將軍歟虎而不侯聲名益振諸子索車而出戶童穉何知遲  
遲去父母之邦落落掃箕裘之業平生嫌佛不做袖手藏鋒行  
止非人所能隨機應變

五峯請愿毒果跡

鳳兮德之衰嗟光明幢之將仆虎哉角而翼知霹靂手之難藏  
無心借重於王公據令折衝於佛祖恭惟其金雞鐵舌翻  
瀾尋臭味於芝蘭略玄黃於騏驎深涵厚養半生有口慵閑捷  
出橫飛一笑與時俱奮拔乎其萃鳴則驚人試尋海上英靈來  
看關西雋傑

一老住紫籜縣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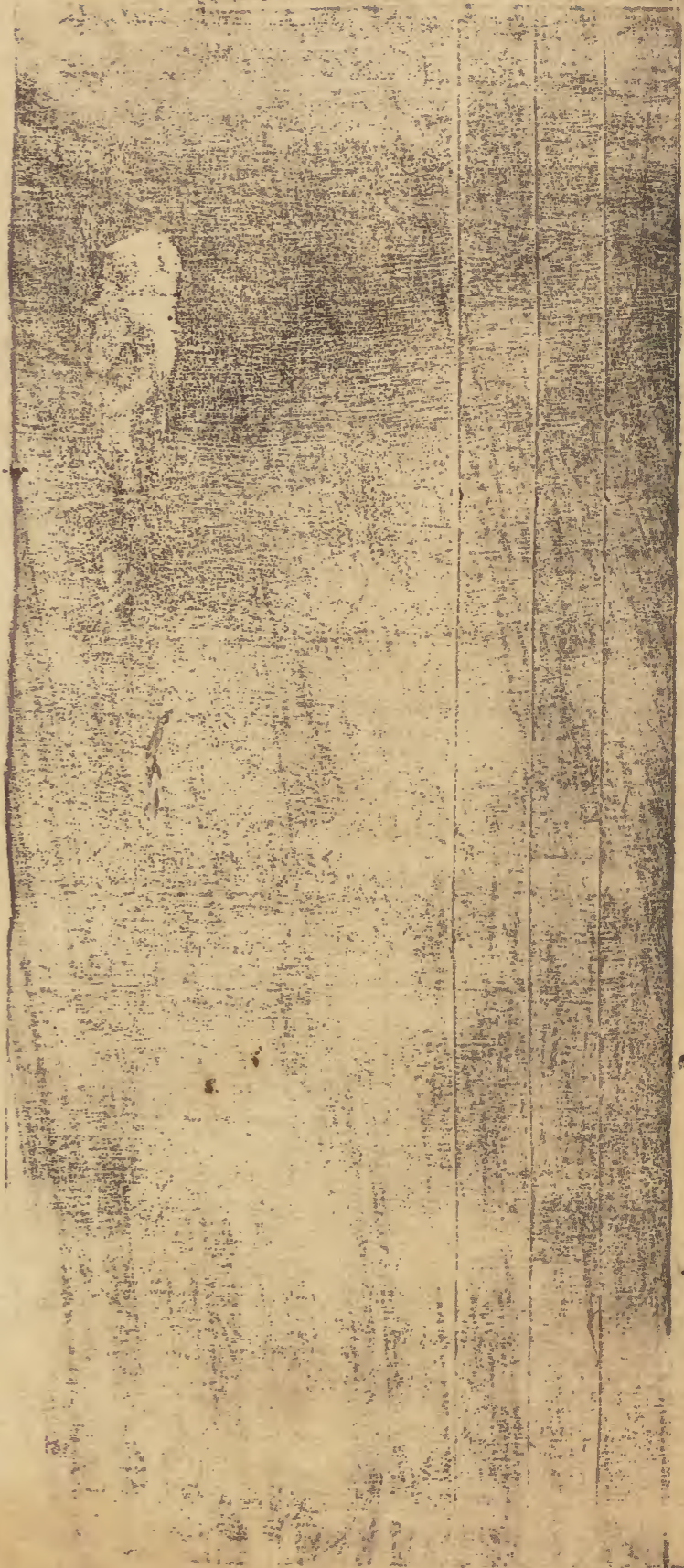
高卧白雲花雨從渠狼藉不題黃葉姓名何自知聞鉢蟠  
之鱗孰掩騰芳之麝恭惟其三池養駿如渥洼千里駒四辯翻  
瀾是曹源一滴水方其學也譬如農夫是樵是菘語其證也圓  
同太虛無欠無餘白岩十載鴻祐五年親曾小試冀此一空青  
銅萬選竚看全提密贊弦歌斬新鐘鼓

川行者求僧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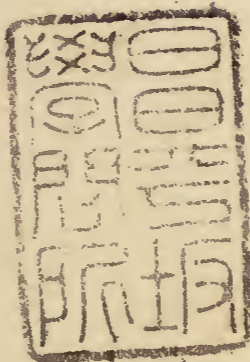
不耕不耒所難出畊桑之右忘寢忘食所急在寢食之先誓委  
質於六和敢負恩於四重是真法器可無位次安排雖百伽梨  
亦有龍天辨集



大正  
四年



九三



文正公印



